

名家著经典

巴

B

A

金

J

I

N

文

W

E

N

集

J

I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狗.....	(1)
狮子.....	(8)
父与子	(18)
将军	(37)
爱的十字架	(47)
亡命	(57)
爱的摧残	(64)
神	(78)
鬼.....	(100)
人.....	(126)
雨.....	(148)
窗下.....	(165)
还魂草.....	(179)
死.....	(234)
梦.....	(244)
醉.....	(248)
生.....	(253)
一个车夫.....	(258)
鸟的天堂.....	(262)

化雪的日子·····	(265)
猪与鸡·····	(281)
“重进罗马”的精神·····	(296)
兄与弟·····	(299)
哑了的三角琴·····	(313)
奴隶的心·····	(324)
亚丽安娜·····	(339)
亚丽安娜·遏柏尔格·····	(349)
苏提·····	(357)
我的眼泪·····	(367)
电椅·····	(381)
沉落·····	(399)
五十多个·····	(413)
月夜·····	(428)
长生塔·····	(437)
隐身珠·····	(448)
能言树·····	(457)
马赛之夜·····	(472)

狗

一

我不知道自己的姓名，也不知道自己的年纪。我象一块小石子似地给扔到这个世界上来，于是我生存了。我不知道谁是我的父亲，谁是我的母亲，我只是一件遗失了的东西。我有黄的皮肤，黑的头发，黑的眼表演，矮的鼻子，短小的身材。我是千百万人中间的一个，而且是命定了要在那些人中间生活下去的。每个人都有他的童年。我也有我的童年。我的童年却跟别人的童年不同，我不知道温暖，我不知道饱足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爱。我知道的只是寒冷和饥饿。

有一天，正确的已经记不清楚了，总之有一个瘦长的满脸皱纹的老年人站在我的面前，他严肃地说：“在你这样的年纪应该进学校去读书。求学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。”

于是我去。我忘记了自己的饥饿，忘记了自己的寒冷。我四处找寻，我发现了富丽堂皇的建筑物，我也发现了简单的房屋，据说这都是被称为学校一类的东西。我昂着头走了进去，因为我记住求学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。

“去！这里不是你可以进来的！”无论在漂亮的建筑物或者简单的房屋，无论在门口遇见的是凶恶的面孔或者和善的面孔，我总会听见一句同样的话。这句话象皮鞭一样地打着我的全身，我觉得全身都在痛。我低下头走了。从里面送出来孩子们的笑声，长久地在我的耳边荡漾。我第一次疑惑起来，我究竟是不是一个人。

我的疑惑一天一天地增加。我要不想这个问题，可是在我的耳边似乎时常有一个声音在问：“你究竟算不算是一个人？”

破庙里有一座神像。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，我这样想，神龛里没有帷幔，神的庄严的相貌完全露了出来。虽然身上的金已经脱落了，甚至一只手也断了，然而甚究竟是神啊。我在破烂的供桌前祷告着：“神啊，请指示给我，我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呢？”

神的口永远闭着，甚至在梦里他也不肯给我一点指示，可是我自己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我说：“象这样怎么能够算做一个人呢？这岂不太侮辱了这个神圣的字吗？”于是我明白我并不是一个人。

我断定我的生活是很合理的，我乞讨残汤剩饭，犹如狗之向人讨骨头。我并不是一个人，不过是狗一类的东西。

有一天我又想：既然是东西当然可以出卖，我自己没有办法好好地活下去，不如把自己卖给别人，让别人来安排我的生活，我也可以给他作牛做马，只要他把我买到家去。我便下了决心要出卖自己。我插了一根草标在背上，我走过热闹的与不热闹的街市。我抬起头慢慢地走，为的是把自己展览给人们看，以便找到一个主顾。我不要代价，只要人收留我，给我一点骨头啃，我就可以象狗一样地忠心伺候他。

可是我从太阳出来的时候起一直走到太阳落下山去，没有一个人过来向我问一句话。到处都是狞笑的歪脸，只有两三个孩子走到我身边玩弄我背上插的草标。

我又倦，又饿。然而我不得不回到破庙里去。在路旁，我拾起半块带尘土的馒头，虽然是又硬、又黑，但是我终于吞下去了。我很高兴，因为我的胃居然跟狗的胃差不多。

破庙里没有人声。我想，连作为东西，我也卖不出去了。我不但不是人，而且也是人间完全不需要的东西。我哭起来，因为人的眼泪固然很可宝贵，而一件不需要的东西根本就不值一文钱。

我跪在供桌前痛哭，我想哭个够，因为我现在还有眼泪，而且我只有眼泪。我不仅在破庙里哭，我甚至跑到有钱人的公馆门前去哭。

我躲在一家大公馆门前的墙角里，我冷，我饿。我哭了，因为我可以吞我的眼泪，听我的哭声，免得听见饥饿在我的肚子里叫。

一个穿漂亮西装的青年出来了，他并不看我一眼；一个穿漂亮长袍的中年人进去了，他也不看我一眼；许多的人走过了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，好象我没有站在这里一样。

最后，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从里面走出来，他注意到我了。他走到我面前，骂道：“去，滚开！这里不是你哭的地方！”

他的话跟雷声一样响亮，我的整个脑子都震昏了。他踢着我的身子，象踢着狗一样。我止了哭声，捧着头走开了。我不说一句话，因为我没有话可说了。

回到破庙里，我躺下来，因为我没有力气了，我躺在地上叫号，就象一只受伤的狗。神的庄严的眼睛看下来，这双眼睛抚着

我的疼痛的全身。

我的眼泪没有了。我爬起来，我充满了感激地跪在供桌前祷告：

“虽然不是一个人，但是既然命定了应该活在世界上，那么就活下去吧。生下来就没有父母，没有亲人，象一件遗失了的东西，那么就请你大公无私的神作为我的父亲吧，因为我不是人，在人间是得不着谁的抚爱的。”

神的口永远闭着，他并没有说一句反对的话。

于是我有父亲了，那神，那断了一只手的大公无私的神啊。

二

我虽然跟平常一样每天出去向人们讨一点骨头，但是只要有了一点东西塞住我的饥饿以后，我便回来了，因为我也跟别的人一样，家里有一个父亲。虽然这个家就是破庙，父亲就是神，而且他的口永远闭着，不说一句安慰我的话，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不肯离开我的就只有他。他是我的唯一的亲人。

虽然是在寒冷和饥饿中，日子也过得很快，我是一天一天地长大了。

一种奇怪的东西也渐渐地在我的身体内生长起来。

我自己明白我并不是人，而且常常拿这样的话提醒自己。但是人的欲望渐渐地在我的身体内生长起来了。

我渴望跟别人一样：有好的饮食，大的房屋，漂亮的衣服和温暖的被窝。“这是人的欲望了。你不是人，怎么能够得到那些东西呢？”我发现自己有了奇怪的思想以后，就这样地提醒自己道。

然而话是没有用的，人的欲望毕竟在狗一类的身体里生长起来了。虽然明知道这是危险的事，自己也没法阻止它。

于是大街上商店里的种种货物在我的眼前就变得非常诱人了。有一天我在人行道上看见一双很好看的粉红色的腿，这双腿有时在人行道上走着，不，不是在走，是在微微地跳舞。它们常常遮住我的视线，好象是两只大的圆柱。有时候它们放在街中间黄包车上，一只压着另一只，斜斜地靠在车座上。

我每次远远地望见那双腿就朝着它们走过去，可是我等到我的眼光逼近那双腿的时候，一个念头便开始咬我的脑子：“小心，你不是人呢！”于是我的勇气消失了。

有一天，我却看见那双腿的旁边躺着一条白毛小狗，它的脸紧偎着那双腿，而且它还沿着腿跳到上面去。我想：“这不一定人才可以呢！小狗也可以的。”这样想着，我就向着那双可爱的腿跑过去，还没有跑到，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只手抓住我往地上一推。

“你瞎了眼睛！”我只听见这句话，便觉得头昏脑胀，眼睛里有好多金星在跳。我睡倒在地上。

我爬起来，四面都是笑脸，腿已经看不见了。奇怪的笑声割痛我的耳朵。我蒙住两耳逃走了。

现在我才明白了。我得意地以为自己是一条狗，或者狗一类的东西。现在我知道我连做一条狗也不配。

我带着沉重的心回到破庙里。我坐在供桌下面，默默地想着，想着。我仿佛看见了那条白毛小狗怎样亲热地偎着那双好看的腿；我仿佛又看见它怎样舒服地住在大公馆里，有好的饮食，有热的被窝，有亲切的爱抚。妒嫉象蛇一样咬着我的心。于是我爬在地上，我用双手双脚爬行，我摇着头，摆着屁股，汪汪地

叫着。我试试看我做得象不象一条狗。

我汪汪地叫着，我觉得声音跟狗叫差不多。我想，我很可以做一条狗了。我满意，我快活。我不住地在地上爬。

然而我的两只脚终于要站直起来，两只手也不能够再在地上爬了。失望锁住了我的心。“连狗也没有福气做啊。”我又躺在地上绝望地哭起来。

我含着眼泪跪在供桌前祷告：

“神啊，作为我的父亲的神啊，请你使我变做狗吧，就跟那条白毛小狗一模一样。”

神的口永远闭着。

我每天在地上爬，我汪汪地叫，但是我还没有做狗的福气。

三

我有黄的皮肤，黑的头发，黑的眼珠，矮的鼻子，短小的身材。

然而世界上还有白的皮肤，黄的头发，蓝的眼珠，高的鼻子，高大的身材。他们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在街上和人行道上大步走着，昂然地抬头四面张望，乱唱、乱叫、乱笑，好象大街上、人行道上就只有他们三个人。其余的人胆怯地走过他们身边，或者远远地躲开他们。

我有了新的发现了。所谓人原来也是分等级的。在我平常看见的那种人上面，居然还有一种更伟大的人。

戴着白色帽子，穿着蓝边的白色衣裤，领口敞开，露出长了毛的皮肤，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我常常在街上看见这种更伟大的人。

他们永远笑着、唱着、叫着，或是拿着酒瓶打人，或是摸女人的脸。有时候，我还看见他们坐在黄包车上，膝上还坐着那双可爱的粉红色的腿。他们嘴里说着我不懂的话。

人们恭敬地避开他们，我更不敢挨近他们身边，因为他们太伟大了。

我只是远远地望着他们，我暗中崇拜他们，祝福他们。我因为世界上有这样的伟大人物而庆幸，我甚至于因此忘记了自己的痛苦。

我暗中崇拜他们，祝福他们。我时时提醒自己：不要挨近他们身边，免得亵渎了他们。可是有一次我终于挨近他们了。

有一个傍晚，我又饿又倦，走不动了，便坐在路旁墙边，抚着我的涂着血和泥的赤脚。饥饿刺痛我的心。我的眼睛花了，看不清楚四周的一切，连那个伟大的走过来我也没有看见，等到我最后看见了要起来避开，已经太迟了。

一只异常锋利的脚向我的左臂赐来，好象这只手臂被刀砍断了一样，我痛得倒在地上乱滚。

“狗！”我清清楚楚地听见这个字从伟大的人口里吐出来。

我的手揉着伤痕，我的口里反复地念着这个“狗”字。

我终于回到了破庙里。我忍住痛，在地上爬着。我摇着头，我摆着屁股，我汪汪地叫。我觉得我是一条狗。

我心里很快活。我笑着，我流了眼泪地笑着。我明白我现在真是一条狗了。

我带着感激跪在供桌前祷告：

“神啊。作为我父亲的神啊！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你。因为我现在是一条狗了，那伟大的人，那人上的人，居然叫我做‘狗’了。”

神的口永远闭着。

我不停地在地上爬，我汪汪地叫。因为我是一条狗。

四

我又在街上遇见那双粉红的腿了，它们慢慢地向我走来，旁边还有一条白毛小狗。

我几乎不能忍耐地等它们走过来。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，因为我现在是一条狗了。

狮子

外面落着连绵的雨，夜已经很深了，远远地送来圣母院的沉重的、忧郁的钟声，正是十二下。

桌子上摊开一本书，在黯淡的灯光下一行一行的字迹似乎全消失了。我的眼里只有这样的一句话：

“狮子饿了的时候，它会怒吼起来。”

渐渐地连这一句话也不见了，我的面前立着一个人影，我记得这是“狮子”。

说起来这是九年以前的事了，我那时在沙——城的中学校念书。

有一天在午饭后休息的时间里，我和同学们在学校的草地上踢球，第五班的白克把球向我踢来，我一脚接上去，球端端正正撞在门房的玻璃窗上，把玻璃打得粉碎，球落进门房里去了。在场的同学都叫起来。我呆呆地立着，望着玻璃户，不敢动一下，也不敢响一声，汗珠往额下流，全身发起热来。学监莫勒地耶走到我面前，拧我的耳朵，在我的脸上打了四五下。我痛得哭了，用手揉着脸，眼泪遮了我的眼睛。各班的同学们在我周围大笑。我感到了一种形容不出来的奇耻大辱。我恨莫勒地耶。我要对这个“狮子”复仇。实在，绰号“狮子”的莫勒地耶是全校学

生所最不喜欢的人。我们虽然讨厌总学监格南,但是我们更讨厌“狮子”。他那披着长发的头,他那冷酷的面貌,他那暴躁的性情,使我们给他取了“狮子”的绰号。他到这里来有两年多了,其余的三个学监已经换了几次,他一个人老是不动。他没有笑容,也没有亲切的话,只是打,只是骂,这就是他管理学生的方法。他发怒的时候,两只眼睛圆圆地睁开,口大大地张着,同学们看见这个样子,知道狮子在咆哮了,马上静下来,或者避开一点让他一个人远远地站着,不去理他。也有些时候我们气不过了,便闹起来故意跟他捣乱,那时他也没有办法。

尤其讨厌的是在寝室里我们睡下以后:要是别的学监当值,我们说一两句话也不要紧,但每逢狮子当值的时候,他一定要在寝室里踱来踱去,整整走一个钟头,要到了敲十点钟他才肯安静下来。他不许我们说一句话,而他的皮鞋声又妨碍我们睡眠我们屡次商量想惩罚他一下,给他一个教训,但是总想不出好的办法。

时间很快地过去了,我已经忘了我的受辱与复仇。但是天幸我得到了一个机会。

一个礼拜天,校长夫妇坐他们的汽车出去了,学校里还留着二三十个未回家的同学,下午三点钟的光景,我因为肚饥,不能等到四点钟吃面包的时候,一个人私下跑到膳堂里去拿面包,我想去向女厨讨。厨房就在膳堂隔壁,我轻脚轻手地走,刚要跨进厨房门槛,忽然注意厨房里有男女谈话的声音。我从板壁缝里偷偷张望;看见女厨子白朗西坐在切面包的长桌上,跷着腿,我们的狮子站在她面前亲切地对她说什么。我这时候快活极了,面包也不要了,连忙轻脚轻手地走了出去。我并不把这个有趣的消息告诉同学。我望着他们笑。我在心里说:“我现在有办法

制服狮子了。”

这个晚上轮到狮子在寝室里当值，我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。我不能忍耐地盼望着九点钟到来。我想，无论如何狮子今晚上一定会落在我的圈套里，他一定会向我投降。

我们都躺在床上了，狮子照例地在房里踱着。我笑嘻嘻地望着他，但是他没有注意到我。

“白克，”我对那个睡在左边床上的第五班同学说，“我告诉你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狮子掉过头怒吼起来。

我们宁静了一会儿。

“女厨子白朗西很漂亮！莫勒地耶先生，是不是？”我带笑地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你这小猪！”狮子这样怒吼着，大步向我走来，他站在我的床前，圆睁着双眼，捏着两个拳头，正要打下来。

我吓着了，勇气也消失了，下面的话不觉冲口而出：

“在厨房，说情话，我看见。我要告诉东家^①。”

狮子的拳头在我的脸上晃了几下，但是并没有落下来。他的眼里差不多要冒出火。他闭着嘴，咬紧牙齿做出一个歪脸，愤恨地望了我许久，恨不得将我吞下去似的。最后他叹了一口气，便离开我的床，马上灭灯睡了。

我心里非常快活，这一次我大获全胜了。

第二天早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，佛朗得尔先生还没有来，狮子领着我们这一班进课堂，我走在最后。

“午饭后到我的房里来，我有话对你说，”狮子低声在我的耳

^① 东家：法国中学生常叫校长作东家

边说。我点了点头，宣禁课堂去了。

“他要玩什么花样？”我解答不出这个疑问。我在课堂里思索。但是佛朗得尔先了。今天又轮着我上去背诵文选。

午饭时我吃得很快，不能忍耐地等着校长的“完了”的声音。我走出了饭厅，等候狮子。狮子一出来看见我，便叫道：“布勒芒！”我跟着他到他的房里去了。

他的房间在阁楼上，非常小，房里也没有什么陈设。他叫我坐在屋子里唯一的椅子上，他自己在床上坐下了。

我不知道他要玩什么花样，坐在那里很拘束，心里也很不安。我颇后悔不该跟了他进来。我想着操场上的阳光、空气和球戏，同学们的笑声从窗户送进来，把我牵引去了。但是我知道在我的面前便坐着那个可怕的狮子。

“布勒芒，听我说，”狮子今天似乎变样了，他露出从来不曾有过的那种温和亲切的样子，声音也很柔和。我觉得奇怪，便收了心注意地看他。

“孩子，你还年轻，你不懂得这个世界，”他继续他说。“你昨天晚上说那些话，在下不过图一时的痛快，你却不明白你怎样地伤了一个人的心。……白朗西，……那个厨子白朗西，你知道她是谁？……她是我的妹子。”

“怎么？莫勒地耶先生，她是你的妹子？”我惊讶地叫起来。

“是的，”狮子点头说。“你现在还很年轻，但是你总有一天会走进社会的。我把事情告诉你，对你也许有一点好处。”

白朗西是狮子的妹妹！这真有趣。我愿意知道这详情，便注意地听他说。

“生活，你也许还不懂得生活是怎么一回事，我晓得你的家境很好，你是富家子弟。你也许不知道许多贫苦的人怎样地忍

受耻辱和痛苦，甚至愿意卖掉自己最宝贵的意志，只是为了每天的面包发愁，你们从来不曾为生活受苦，所以你们笑骂那般人，你们骂别人不读书，骂别人无知识，你们不知道学问的门对某一些人是不会打开的。你也许会问，象我这样大的年纪为什么不进大学去研究，却在这里过这种无聊的生活，浪费光阴，消磨我的青春呢？你也许会因此轻视我，但是你听我说。

“生活，你们是不知生活的。你们不知道某一些人，那许许多多的人是怎样生活的。就拿女厨子来说罢，她们每月的工资仅有一百多法郎，这样少的数目！只为了这一百多法郎，她们却不得不象奴隶似地劳动，而且象奴隶似地忍受耻辱。不错，我的妹子白朗西是女厨子。……老实说，我的母亲从前也是的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。他捏着拳头在床上捶。我的心中充满了恐怖，但是我不敢走。他歇了一会儿才说下去：

“我母亲在年轻的时候做过女厨子，在某地的中学里。那里的总学监看中了她，她虽然不愿意，但是为了生活的关系，为了这个小小的位置，她无法拒绝。结果她有了孕，不得不离开学校，而他却把她置之不顾了。母亲生下了我，她辛苦地劳动，换了几个地方，才把我养活到五六岁。那时候她嫁了一个丈夫，又生下了白朗西。自朗西还不到一岁的光景，她的父亲就被伤寒症夺去了。他是一个工人，没有什么东西给我们留下来，但是我们要生活下去。母亲抱着极大的决心终日地劳苦，养活我们兄妹，使我进了小学和中学。

我那个时期的生活很苦，不但身边没有一个零用钱，连学校里需用的书都是向同学借抄的。同学们常常因此嘲笑我，作弄我，鄙视我。但是我都忍受了。我很用功，我的各门功课成绩都很好。我满心希望着毕业后能够进大学。我对哲学感到很大的

兴趣,我知道巴黎大学的伯烈教授很有名,我很想跟着他研究。我相信学问的门对任何人都会打开。我想我可以在那里找到我的终身事业。

然而这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,在我快要毕业的时候,我的母亲忽然死了。她辛苦了一生、只得到这样的结局。我用我的眼泪埋葬了她,我不仅为她的死而哭,我还在哭我的破灭的希望。她快死的时候,我去看她,她躺在病床上,用她的瘦弱的手抚摩我的头,带了愁烦的眼光望着我说:‘儿哟,我不能够再供给你读书了。你毕业后能够自己想法进大学也好,不然就把那个妄想抛弃了罢,不要苦了你自己。在这个社会里我们贫苦的人是不能够同富家子弟相比的。’

母亲的话是不错的。中学毕业了,大学的门在我的面前关住了:我再叩也叩不开。我听见十几个成绩比我差的同学进了巴黎大学的消息,我只有羡慕,我只有痛哭。

我暂时抛弃了进大学的妄想,我做了学监。但是我还不曾失掉希望。我最初的主意是得到这个位置以后,我一面存钱,一面继续研究学问,过几年也许可以达到进大学的目的。

然而事实总是跟理想差得很远。这微少的薪金只够我白朗西二人的用度,因为我还得养活白朗西。说到研究上来,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能够研究学问!没有书,又没有指导的人,一天又要做这些无聊的事。

我看见我的希望一天一天地远了。我自己好象陷落在一个黑暗的深渊里面,没有一条出路,没有一点生趣,生活简直成了苦刑。我很愤激,很烦躁。报复的思想渐渐地来到我的脑子里。我对于那些有钱读书的人都憎恨,因为他们垄断了学问,霸占了学校,才使我们贫家孩子无法求学。所以对于你们这般富家子